



程史卷第六 六則

相臺岳珂

汪革謠識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治之衆叛比郡大震 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 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季革遁入 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字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權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效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

江淮字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為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閱牆不得志獨荷一繖出聞淮有耕治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為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

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令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眾別聚忠義為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先祖頗矯前所為奏散遣其眾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為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畱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賞用適窘謝以鐵錘五十緡二人不



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置書紙尾曰廼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為應也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庶得之恐捕二人後司既無以脫遂

出其書為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鬻卒又咸辭不敢前安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己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



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舜曰：去革畢，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邪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中者與王立先中二刀，什僞死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

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騶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鵝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

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  
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輕忽  
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  
反騎趨縣尉解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  
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  
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  
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  
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  
乘惺惺騮如無為漕司分訴非敢反特為尉迫脅狀  
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為君累也  
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  
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旣不死負傷而逃歸鄰郡聞革起  
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偏  
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  
近視舟有煙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煙乃熖麻屑為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  
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汊采  
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旣失革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  
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  
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為同安監官  
識革方駿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  
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  
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  
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  
捕者為誰請得以辯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曾坐手殺  
平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

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  
市國器常見之惺惺騶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  
攘之以瘠死革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  
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  
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  
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  
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在祁門下  
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尺十餘曲舞者率侑以



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

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宥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

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覲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瑤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

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

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

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

室受困粟蓋立園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

是背微偃有瑤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

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

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于河至望



仙專舟馬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  
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  
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  
羅漢遂裒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  
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  
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日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  
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  
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潛仲

叔擬  
七仙倫

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擬名擬才豪  
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  
周伯持浙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  
快日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  
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  
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  
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擬居月餘擬來謁  
仲隆仲隆畱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  
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  
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輕四海幾人思



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  
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 中興其二  
曰已買湖山卜真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  
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  
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  
簷展讀天喜遂約之入浙明年叔擬過會稽留連累  
月餉之緡錢甚夥叔擬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  
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  
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吟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  
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為一  
流人物云叔擬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畫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緇徒  
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廼成平生繪寫  
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  
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  
做貝葉語為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  
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  
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  
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  
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  
如履坦途蛟蜃龜鮑魚鼈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并後導從如役僕斯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  
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馭風升降莫測  
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  
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

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  
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  
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  
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  
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



諸法邪求諸相邪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  
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眾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眾生其殿百寶  
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  
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虺龜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似邪否邪有邪無邪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  
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  
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况於畫畫且無有何况於記  
雖然是理也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說若夫即

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  
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況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  
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  
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  
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隋馬腹於是居  
士蹶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  
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  
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  
此羅漢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云



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相臺岳珂

吳畏齋獵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闡西沂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偽官遣安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及之曰騎

虹過賀曾親警效之承倉鼠歎斯尚隋塵埃之夢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啻  
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  
殺而 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異懦則有餘  
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  
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  
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狃而爭逆亮以難  
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臥薪自厲誰為勾踐之  
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  
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  
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  
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  
議論嚙啗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  
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 國旣旌無路而陳  
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咎中  
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



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州未  
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施張以道固曰隨  
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  
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  
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  
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為辰齒之邦關陝乃腹心  
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  
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  
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  
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  
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  
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嶮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勦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



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  
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  
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  
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篋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為舊疆由九郡而論則  
金坡為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  
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為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  
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 靖康之變 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之盟惟

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

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

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偽官換授是當誅而蒙

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

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

事機以主帥募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

之體魏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

虛軍中之弊猶日股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  
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討漕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  
尚爾未章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涓  
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劔之議試  
捺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  
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  
歸重界之額聞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  
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寒裳旌旗  
千騎之來蹙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

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  
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母貽小子之嗤或  
可執鞭頷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  
聽策動別當修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  
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  
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  
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  
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  
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  
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



一和身卷七  
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備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公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實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刻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掇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

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  
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紘寶冊命爾為皇  
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  
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  
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  
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  
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  
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連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  
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  
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  
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  
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  
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  
顯從於周仕當姦賊覆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  
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  
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  
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  
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  
罰而太煩酷發倉廩而息蝨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  
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  
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貞虔誠畀爾封

疆竝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  
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  
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  
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  
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詼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  
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  
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  
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鑲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勝鑲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 嘉禾篇

張丞相

商英

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二年遂

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

史朱

紱余深

以風旨為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

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

開封府推當其慶時代府尹為醑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

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

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

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

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

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神宗既登遐嗣皇

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



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於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

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成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

君子在野其詩曰滃滃訛訛又曰嚙啗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

書成帝維寵嘉以予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母垂簾保佑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詘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但

征思速用成心剗形察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冤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其資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篲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賢 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以 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



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 大觀爰  
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  
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  
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  
言祭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  
為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稱書誤  
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 朝

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  
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  
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  
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  
于門闈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  
勃然發怒叱闈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  
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  
言目之邪我必竅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闈拱謝曰小  
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

程史卷第七  
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  
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太可也闔愀然感頰曰我  
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  
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  
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物流也

程史卷第七

程史卷第八

相臺岳珂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  
面山形勝盤據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  
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  
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  
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 乾  
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晟



等寇亦嘗入郭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  
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轟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  
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  
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  
此立方故知名嘗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筮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鄉風亭余泣事庾中歸過  
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錡有聲甚厲

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  
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己  
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園暝色將至從行  
一僮忽印而驚嘩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  
色紺青尾欲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  
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  
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  
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 奏報其它躔度  
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 紫宸廊食

余為扈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

虜方挈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

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金書其上曰輒

入 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帘幕限

隔僅以鐮竈刀机自隨絲叢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累脯次羊肉雖 玉食亦然且一小櫛如今人家海

味櫛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

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為作止之節廊下設纈

褥宣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之一耳頗

不便於飲上鑄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

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

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 藝祖

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艸昧一日 長春節欲盡宴

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賜宴貢院前二醖止

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

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 廷  
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  
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 詔斷支  
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  
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 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繕治其  
故嘗夷鏹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  
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孝論事

孝宗初政袁孝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 北內有

私酤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  
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  
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  
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  
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孝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 陛下亦  
知 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 北內給事  
無非闖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  
 而悟 天顏少斲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  
 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 兩  
 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  
 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  
 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顏 陛下試以  
 意白去乎儻可以 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 上許  
 諾既歸自 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 太上怒袁  
 孚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 太上賜酒一  
 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 朕跼蹐無所文  
 惠曰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  
 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太  
 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  
 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諧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  
 言回 天體正誼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  
 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 乾道間楊嗣清 甲有聲西  
 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  
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十日而致  
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  
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  
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  
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  
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  
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中  
有一人馬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  
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  
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亦決德夫兄至蜀  
安大資兩與之醮親言之夫安心一萌舉目形似此  
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瑩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嶮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  
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

一犗墳側方便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齧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犗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犗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犗以角拒虎爪齒無完革矣牧子視犗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犗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犗少憇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犗犗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間者持挺譙嘯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犗牧竟全余時倚墜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 內禪既下哀痛之 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 欽宗遂即位寔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 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毫社幹離不既

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奉之  
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  
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  
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  
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  
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

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  
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  
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  
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  
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序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



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  
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授龍文稱承道繼玄昭  
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菲山龍虎閣阜實有三  
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 帝王之  
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  
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  
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偽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  
詞語出輒崛彊愬愬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  
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  
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  
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  
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踪跡  
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  
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批小當  
作玉

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  
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  
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  
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  
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  
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



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  
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  
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  
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  
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  
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一聲擊鼓笑  
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隔金印如斗  
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  
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  
黃迎路余又嘗問 開禧降也 此誦憶尚多不能盡

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  
表它蓋可知也大信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  
詩正隆事迹以為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  
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  
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  
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相臺岳珂

裕陵年十三居于

濮邸一日正書憩便寢 英祖

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

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 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

年亦以在寢寤驚 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

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噤耳既而果

登大寶 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 詔錄 聖瑞之

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鶻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闈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

珏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 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吳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楊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 正隆南寇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髻鬋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



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

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縉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

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犯之禍實  
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  
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棟正隆事迹博考它記  
而得其顛末熊克 中興小曆書於 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  
术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 紹興  
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  
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鼉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  
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  
天風欲雪因留非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  
懲前勦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  
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  
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  
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  
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忝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  
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  
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  
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

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

非策論事疊疊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

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乏

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

覩陛下恢濬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

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

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

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

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

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

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必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必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

王邪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邪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會懽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



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  
百勝之勢虛鳴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  
諭也視 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  
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  
恃桀之衆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  
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急隋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  
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  
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  
之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并  
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

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  
之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  
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  
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  
言可採乞降 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 中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言昧盡言  
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摭以他事除集英  
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  
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  
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 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



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  
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  
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  
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  
此是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  
曰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  
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  
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羌  
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間奉圭匕先意持  
論自詭無傷 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  
顧 淳熙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鮓覺胸  
膈欬壅涇猶王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  
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苦諫薄不獲已減  
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泣馬方覲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



取驗 孝宗在朱邸 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地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醴曾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碯觥者十一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 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蠲毒亟袖人參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逾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青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秩而以醫累人邪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為客言 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蓬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  
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  
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  
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  
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  
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  
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社或傳是劉頊父  
題其行李中枕屏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光役兩妨農天下嗷  
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  
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  
為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良嶽初建諸巨瑞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  
以秦擾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後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肉炙梁米翁  
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



園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  
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  
日 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  
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 上顧罔  
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  
許捕馴禦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 紹節 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  
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

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瘡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  
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  
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管人有以胝足之  
藥售于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  
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  
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邪予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  
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  
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  
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  
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曹丞 師皋皆甘涇餌日擊

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 景靈見曹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茶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為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禔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

官留後通國稱為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為而下不論也諸大帥宰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領為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為怪檜欲貴其姍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為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揜顧賊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為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為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為南



遁計都城為之騷然 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鈞帥京  
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 上意猶隱忍不決  
曾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  
言于 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  
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 上不答徐謂  
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邪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  
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  
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  
遣所索奏至 上適在劉婕妤問當饋輟食婕妤怪  
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好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  
益怒丁未 詔婕妤歸別第葦老遂上疏列其十罪

初進讀 玉色猶怫然葦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

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  
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 上始變

色首肯罷朝使宣 旨曰朕以 顯仁餌汝藥故假

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 朕期三日有

施行其自圖之幸矣遂 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

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

悅繼先以先事聞 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



批多藏  
厚亡出  
傳語

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  
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姓之  
作 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  
事

程史卷第九

程史卷第十八則

永泰挽章

相臺岳珂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顯想庶幾 慶曆 元祐之治曾文肅  
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  
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 對面  
請其故 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  
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明大美事因由疏力言 豐 祐政事得失且曰



陸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 上意感格危  
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  
不當變且言臣讀 聖製 泰陵挽章白同紹 裕  
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  
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  
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幡然亟召見  
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  
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 元  
祐之詆謗今復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駮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  
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謗終在疏奏 上益嚮  
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邸獄責知淮陽軍  
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悅即日 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鵬蓄  
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



刻公望姓名于塵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  
享上之論興漫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  
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  
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  
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譚亮國虛實  
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燹已戢詔許引接至

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  
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  
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  
咸竒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為鄂倅隆  
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  
粗間左揆陳文正叅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  
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國家  
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



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  
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  
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  
不來必不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  
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春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慙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  
不復能執幾隕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  
家訊則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闔閭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  
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  
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  
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

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  
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 國可以言智  
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  
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 大穢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  
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安謂軍士不用  
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  
仲之幕屬曰宋綬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  
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

顧玆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  
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  
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  
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  
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聞蜀民  
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  
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綬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  
時異事異固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  
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  
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



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數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

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論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資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為

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數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數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數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

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國

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斂於民乃所以為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艸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纒到本所立便給撥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



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  
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  
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  
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  
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  
堞賞給為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堞銀絹而後可  
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  
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

取商號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堞銀絹始能  
破賊也 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  
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  
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  
任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  
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  
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  
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  
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  
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

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  
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  
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  
銀絹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

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  
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  
千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  
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  
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  
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  
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  
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



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  
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  
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  
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  
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季令長交  
事贖護畀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  
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

德平僭偽雖

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雋功

欲板援

章武

端命故事建殿以嚴

必奉遂斥

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寮案或謂  
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

暫輟役驛書請于

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之許胡

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故甚因  
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士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

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若卒醜漿公庖繼肉  
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鬯於文士論大愜  
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  
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  
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  
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需字乃從兩為可疑眾曰是闕  
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  
亶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  
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

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藉籍傳凡用沛  
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  
字廷中大誼浸不可制課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  
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  
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課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  
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  
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  
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膝口俄一綠衣叅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群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此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馬旣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  
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朝廷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  
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  
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  
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  
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  
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